

少数民族史志叢書

彝族簡史

(初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彝族簡史

(初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1963年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闡述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向全国人民進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58年組織所內外大批人員，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繼續进行社会历史調查（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一面开始編寫《少数民族史志丛书》（各少数民族的簡史、簡志或簡史、簡志合編）到1959年底，大部分書稿都已写出初稿。

這几年来，雖經迭次修改，質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錯誤。現在不加改动的把這些初稿印刷出来，一方面为了保存資料，免于散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則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以便今后能夠組織适当力量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逐个的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因此，我們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科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能夠多給我們以批評和指正。

1963年10月

目 录

彝族分布地区略图

概 説

第一 章 族源 (4)

- 第一节 彝族和古代氐羌人的关系 (4)
- 第二节 历史上的族称 (7)
- 第三节 彝族先民居住区域的不断扩大 (14)
- 第四节 驳斥西方“学者”的謬論 (17)

第二 章 原始社会（公元前 2 世纪以前） (19)

- 第一节 彝族地区的远古文化遺存 (19)
- 第二节 传说中的彝族原始社会及其解体 (21)
- 第三节 攸乐山区的原始社会残余 (26)
- 第四节 远古时期彝族地区和祖国各地的
经济文化交流 (28)

第三 章 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公元前 2 世纪

- 至公元 8 世纪） (31)**

- 第一节 滇池与邛都地区的奴隶制和昆明部落 (31)

-
- 第二节 南中大姓集团的統治 (39)
 第三节 龙氏家族統治势力的发展和灭亡 (46)

第四章 南詔奴隶制政权的建立和崩溃

(公元8世纪——10世纪) (52)

- 第一节 南詔的兴起 (53)
 第二节 南詔奴隶制經濟的发展 (56)
 第三节 南詔的政治、軍事制度 (59)
 第四节 南詔統治下云南彝族先民的經濟生活 (62)
 第五节 南詔奴隶制的崩溃 (64)
 第六节 四川和滇东北地区的彝族先民部落 (67)
 第七节 貴州地区的彝族先民 (70)

第五章 封建制的形成，奴隶制的延续

(公元10世纪——14世纪) (74)

- 第一节 宋代大部分彝族地区封建領主制的形成 (74)
 第二节 元朝对彝族地区統治的深入 (85)

第六章 封建制的发展，奴隶制的变化

(公元14世纪——19世纪) (94)

- 第一节 云南彝族地区地主經濟的发展 (94)
 第二节 黔西、滇东北彝族地区封建領主制的衰落及
地主經濟的发展 (105)
 第三节 四川彝族地区奴隶制的变化 (113)

第七章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

主义、反奴隶制的斗争 (1840—1919) (121)

第一节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	(121)
第二节 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126)
第三节 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奴隶制的斗争	(134)
第八章 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加深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1919—1949)	(144)
第一节 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加深	(144)
第二节 红军长征鼓舞下的革命斗争	(156)
第三节 彝族地区的游击战争	(162)
第九章 科学、文化的成就	(174)
第十章 彝族人民的解放和民族区域自治	(190)
第一节 历史的新纪元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190)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	(195)
第十一章 民主改革	(205)
第一节 封建制地区的土地改革	(205)
第二节 奴隶制地区的民主改革	(212)
第三节 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	(217)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22)
第一节 滇、黔、桂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	(222)
第二节 四川和云南等彝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	(234)
第十三章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239)
第一节 在总路线照耀下的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	(239)

第二节 人民公社 (243)

第三节 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胜利前进 (247)

附 录:

1. 彝族人口分布簡表 (250)

2. 彝族自称、他称簡表 (251)

3. 彝族方言分布地区簡表 (253)

4. 彝族自治地方一覽表 (256)

5. 彝族簡史大事年表 (257)

概 說

彝族人民居住在祖国云贵高原的西部及康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在北纬 22° — 29° 东经 98° — 108° 之间，面积约五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上，都有彝族分布。这一地区，地势雄伟，山川壮丽。著名的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脉，高插入云，绵延千里。金沙江、元江、南盘江及无数的大小支流，经年不息的奔流在高山峡谷之间。彝族人民很早以前就在这里生活、斗争和发展。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共有三百二十余万，分布于滇、川、黔、桂四省。云南省有一百九十多万人，楚雄地区、红河地区和哀牢山地区是几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居住区。四川省有九十多万人，凉山地区是最大的聚居区。贵州省有三十三万人左右。广西省有四千多人，主要居住在隆林、睦边二县。（详见表1）。彝族和我国许多民族一样，其分布的特点也是大分散小聚居。在很多彝族地区内都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着，彝族和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时期的共同劳动、共同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

彝族各个地区的地形和气候差异很大。这里有海拔在3000—3500公尺以上的高寒山区（大凉山、滇东北、黔西北等地区），

有海拔1000——2500公尺的一般山区（哀牢山、无量山等地区），也有海拔在1000公尺以下的河谷地带（金沙江、元江两岸）。高寒山区气候寒冷，每年平均温度为摄氏 8° —— 10° ，冬季气温常在 0° 以下。一般山区每年平均温度为摄氏 15° —— 18° ，四季温度差别不多。河谷地带每年平均温度在摄氏 20° 以上，终年无霜期。各地雨量也多不同，一般地区降雨量为800——1000公厘，而元江南岸降雨量最高达1800公厘。

彝族地区各处都有丰富的资源。湍急的河流中蕴藏巨大的水力，绵延的高山上遍布茂密的森林。很多地区地下还埋藏着各种各样的矿产，其中包括煤、铁、铜、锡和许多贵重的稀有金属。地形和气候的差异，使得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各具特点，高山地区，牧草丰美，畜牧业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山区种植各种旱地作物梯田水稻和经济作物，并可兼营畜牧。在炎热的肥沃的河谷地带，彝族人民则以种植水稻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

彝族过去的自称和他称是相当复杂的，如“尼苏波”（或异写为诺苏、纳苏、涅苏、糯苏等等），“迷撒波”、“腊罗波”、“撒尼波”、“阿细波”等等，约有数十种。彝族的自称他称虽多，其名称的由来和时代也有不同，但他们一般皆多统称为“尼苏”，按彝语，“尼”（或异写的纳、诺、糯等）为黑色之意，“苏”为人或民族之意。彝族之名就是从这一自称对音中演绎而来。（有关自称他称见附表2）

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彝语族彝语支。语言工作者将彝语划分为六种方言，即北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东南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每一种方言之中，又分为若干种土语（详见表3）。各种方言之间的共同性仍是主要的，各地彝族之间基

本上都能互通语言。彝族历史上还曾创造出一种音缀文字，他们曾用这种文字写下许多历史书籍、宗教经典和优美动人的诗章。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公元前二世纪到现在，已有了二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彝族的历史是一部向严峻的大自然作斗争的历史。数千年来，彝族劳动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披荆斩棘，对祖国西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彝族的历史又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彝族人民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不断和本族的和异族的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战斗；而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后，为了赶走侵略者，彝族人民又不止一次的竖起了反抗的旗帜。解放以后，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终于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彝族历史上写下许多崭新的篇章。

这本书将对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作一简单的叙述。

第一章

族 源

第一节 彝族和古代氐羌人的关系

彝族和彝语支其他民族（纳西、拉祜、哈尼、傈僳、白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他们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

远古时期，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就分布着许多氐羌部落，他们的早期活动在甲骨文中已见记载。许多学者认为，今天彝语支各族的来源就和这些古老的氐羌部落有关。

古代氐羌人和彝语支各族的关系在历史文献中缺乏直接的记录，但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仍可得到大概。氐羌人的语言保存下来的有“白狼歌”一首，这是古代居住在四川西部氐羌人的一支——“白狼”部落，为了表达向慕和友好之意，献给东汉朝廷的乐章^①。据近人研究，“白狼歌”的文法结构及词彙和彝语以及汉藏语系藏彝语族其他各种语言，均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篇幅不大的“白狼歌”中，就有二十多个词彙和彝语是完全相同的^②。又据文献记载，古代西北地区氐羌部落的生活习俗

^① 見《东观汉記》卷20、《后汉書》卷116西南夷傳。

^② 丁文江編：《彝文从刻》甲編，第6—8頁。

有许多特征，他们实行父子联名制①，行火葬②，并披毡为衣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彝族之中也存在着相同的习俗。

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把西南地区一些部落直接称之为羌的。如“越巂羌”④、“青羌”⑤、“剑羌”、“大羌”“羌虏”⑥，等等。这些部落都和后来的彝语支民族有关。直至明代，滇东北、黔西北地区进行反抗的彝族，仍被称为“叛羌”，镇压的官吏称为“平羌将军”⑦。由此可见，古代这些史籍的作者已经认为，西南地区这一部份居民和西北的氐羌人是属于同一族系的。

根据近人研究，今天的羌族和藏族都和古代的氐羌人有关。这对我们了解彝语支民族的来源问题，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二个民族不仅语言和彝语支各种语言接近（同属汉藏语系藏彝语族），他们的生活习俗亦多相同。例如，彝族一些宗教仪式和妇女的发式在今天羌族之中也能见到。这些语言相近、习俗相似的民族，历史上无疑有着共同的渊源。

彝族和西北地区居民的历史联系在彝文文献中也能寻出若干痕迹。贵州彝文书记载，彝族的一世祖孟赶（或作希母遮）原居“旄牛徼外（今四川西北）”⑧，又说，彝族过去“住在世界北方⑨”。

① 見《后汉书》卷117西羌傳。

② 參見《墨子·節葬篇》、《列子·湯問篇》、《荀子·大略篇》、《呂氏春秋·又賞篇》、《后汉书》卷116西南夷傳。

③ 《太平御覽》卷708引郭叉恭《廣志》說：羌族婦女“披大華氈以為盛飾”。

④ 《后汉书》卷117西羌傳。

⑤ 《华阳国志·南中志》

⑥ 《蠻書》卷1、4。

⑦ 《明實錄》太祖實錄卷188、214。

⑧ 《安順府志》卷22《普里本末》引“羅鬼夷書”

⑨ 貴州畢節專署彝文翻譯組譯：《德布氏史略》（未刊稿）。

可见古代彝族人民也认为自己祖先是来自西北地区的。

古代氐羌部落迁到西南地区究竟起于何时，目前尚难确知。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西南地区有氐羌部落的分布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关于这些氐羌部落迁来西南经何路线，学者们也作了种种不同的推测。例如，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氐羌部落是秦汉时期陆续南迁的，一支沿岷江流域经今四川宜宾、庆符、云南昭通等地迁至滇东地区，另一支沿岷山西麓通过康藏高原到达滇西地区①。这一问题也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彝族先民在定居在西南地区以后不断和其他民族发生融合，因此使得今天彝族和古代氐羌人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别，彝族是许多氐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关于彝族先民和其他民族相互融合的事迹，不多见于汉文史籍，但在彝文文献中却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据贵州近年发现的卷帙浩繁的彝文著作《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先民常和一种“朴人”相遇，他们常常打败了“朴人”，把他们收归自己部落之中②。这里所说的“朴人”，当指古代这一带的“僰人”或“僚人”，僰人一部分早已融合于彝族中，僚人即今天仡佬族的先民，（按“僰”、“朴”音近，又今天贵州彝族犹称仡佬族为“朴”）。僚人是西南地区古老的民族之一，据文献记载，古代川、滇、黔的很多地区均有僚人的分布，彝族先民之中融合了很大一部分僚人是可以想象的。彝族先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常常为他族所融合，在《西南彝志》中常见这样的记载：“彝变汉了”、“变成朴人了”，等等。可见

① 向达：《南詔史略論》（《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

② 貴州畢節專署彝文翻譯組譯：《西南彝志》（油印本）卷6《恒的另一家起源》。

彝族先民也曾有一些融合在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

彝族人民之中流传着许多关于本民族来源的传说，其中流行最普遍的是仲牟由的故事。凉山地区流传的仲牟由的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洪水泛滥，人类悉被淹没，只有居木鸟鸟（即仲牟由）因得仙人预示，藏在木柜中，幸免于难。善良的仲牟由在随水漂流之际曾搭救了乌鸦、青蛙、蛇、老鼠等动物的生命，后来得到这些动物的“帮助”，和天上“仙女”成婚，生三子，分别形成为今天汉、彝、藏三族^①。贵州彝族之中流传的仲牟由故事与此大同小异，据说仲牟由曾和三个“仙女”结婚，生六子，后来繁衍成“武”、“乍”、“糯”、“恒”、“布”、“默”六个大的部落，他们都是彝族的祖先，彝文书中常称之为“六祖”^②。仲牟由之名在《元史·地理志》中已见记载，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传说。这一普遍流行的古老传说，很明显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甚至仲牟由也未必实有其人，但其中汉、彝、藏三族出自同一祖先的说法，却多少有助于我们了解彝族和这些民族之间远古时代的亲属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彝族和国内很多民族历史上是属于同一族系的。

彝族，它从来就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员。

第二节 历史上的族称

公元前二世纪，彝族的历史开始进入有直接文字记载的历史。根据亲自到过西南地区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叙述，彝族地区当时分布着许多部落。在四川安宁河流域一带居住着数十个部

^① 四川彝族民间文学工作组译：《糯伍特依》（未刊稿）第10章。

^② 《西南彝志》卷8《六祖的起源》。

落，其中以“邛都”为最大。在滇池和滇东北地区又分布着数十个部落，统称为“劳浸”“靡莫”，其中以“滇”为最大。此外，还有众多游牧的“嶲”“昆明”部落，散布在洱海周围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①。关于邛都人和昆明人的族系问题，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一书中曾有所解释。他说：四川的“邛”、南中地区的“昆”和当时川西北的氐羌部落一样，“皆夷种也”②。可见在他看来，这些部落是属于同一族系的，即同属于氐羌。他们应和今天彝语支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劳浸”“靡莫”“滇”这些古老的部落，一般人都认为，其中也包括有彝语支各民族先民在内。近年在晋宁石寨山发现了滇人墓葬群，出土了大批反映滇人各种活动的文物。有人对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滇人统治之下存在着七个族，其中有四个族在髮式和服饰方面和今天彝族有若干相似之处③。这为今后继续研究滇池地区早期居民成份问题，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东汉魏晋时期，彝族地区的居民除泛称为“夷”或“益州郡夷”以外，又出现了“叟”的称谓。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叟人分布甚广，并不限于南中地区，在西北地区和四川地区均有他们的活动。在史籍中常常叟氏并称，可见叟人也和氐羌有关。南中地区的叟人主要分布在越嶲郡和益州郡④，有的还冠以所在地名，称为“斯叟”⑤或“苏祈叟”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

① 《史記》卷116西南夷傳。

② 《华阳国志·蜀志》。

③ 《考古》1961年9期載馮漢麟：《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

④ 參見《三国志·蜀志》李恢傳、后主傳、張嶷傳，《华阳国志·南中志》。

⑤ 參見《华阳国志·蜀志》《华阳国志·李特志》。

⑥ 《后汉书》卷116西南夷傳。

地区的民族“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他们的头饰皆与西北氐羌部落相同。大概南中地区的叟人就是昆明人的一支，他们同属氐羌，都是今天彝语支各民族的祖先。

关于昆明人和叟人究竟相当今天彝语支各民族中那些族，有着种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叟人是今天彝族的先民，昆明人是今天白族的先民。又有人认为，今天彝族的祖先不是叟人而是昆明人。实际上，彝语支各族的先民直到晋代仍分散为许多部落，例如当时在“南夷校尉”统治之下就有“五十八部夷族”^①。彝族和白族这样一些内部联系比较密切的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当时似乎还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划分。

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出现了“大姓”的统治。“大姓”中的大多数原是汉人，他们有的原来是朝廷官吏，有的是汉族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在当时的文献中，“大姓”和少数民族首领“夷帅”、“叟帅”等，是有一定区别的。由于“大姓”不断“与夷为婚”^②，他们也有一部分融合在少数民族之中，这种融合过程也是逐步完成的。云南昭通地区发现的大批东汉时期（主要是东汉末期）墓葬（俗称“梁堆”），据研究，有些可能就是“大姓”的墓葬^③。这些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和中原地区的墓葬很少区

① 《华阳国志·南中志》

② 《华阳国志·南中志》。

③ 解放以后，云南省博物馆在昭通地区陆续清理了一批“梁堆”，获得了一些新的材料。1954年，曾在一个“梁堆”中发现铜印一颗，文曰“孟謐之印”。又经调查，著名的“孟孝琚碑”也是在一个“梁堆”前发现的，是“梁堆”的碑记。按“孟”正是南中著名的大姓之一。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昭通地区这批墓葬与大姓有关。

别，可见当时南中“大姓”仍然较完整的保持着汉人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里要着重介绍的是“大姓”中的爨氏。关于爨氏的族属问题，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爨氏也和大部分“大姓”一样，虽然后来可能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原先本是汉族^①。据《爨龙颜碑》记载，爨龙颜的家族甚至是汉魏之际才从中原迁来南中地区的^②。晋代以后，爨氏统治势力曾驾凌于其他“大姓”之上，他们世为太守，成为当时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和红河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因此，这些地区后来被称为“爨地”。由于割据势力之间互相争夺，爨氏统治地区大概在刘宋时期又分割为二，形成所谓“东西二境”^③，所指的可能就是唐代文献中常见的东爨地区和西爨地区。据樊绰《蛮书》记载，东爨地区“在曲靖州（昭通、会泽、威宁）、弥鹿川（昭通以南）、升麻州（嵩明、寻甸），南至步头（元江，一说建水）”。西爨地区“在石城（曲靖）、昆川（昆明附近）、曲輶（马龙）、晋宁（晋宁）、喻献（澂江、江川、通海）、安宁（安宁）至龙和城（祿丰）”^④。无论是东爨地区还是西爨地区，当时的居民成份主要都是彝语支民族的先民，所以“爨”又渐成为一部分彝语支民族的族称。在时代较晚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中，“爨”更多的被用来称呼彝族的先民。爨由姓氏变为地名，又从地名变为

^① 参见朱希祖：《两爨氏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三期）、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122页、方国瑜：《彝族史话》（油印稿）。

^② 《爨龙颜碑》：“迺祖肅魏尚書仆射河南尹……遷返蜀，流薄南入”。

^③ 《爨龙颜碑》。

^④ 《蛮书》卷4。此处地名考释均据《新纂云南通志》卷31《爨部地理考证》。